

写作参考丛书

zhui
xun
de
zi
wo
de



自我的追寻

美 佛洛姆 著

孙 石 译

写作参考丛书

● [美] 佛洛姆 著 孙石 译

自我的追寻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勇翔 常勤毅

封面设计：金 荣

自我的追寻
Ziwo de Zhuixun

〔美〕 佛洛姆 著

孙 石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阿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7 4/16·插页 2·字数 15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12, 158

ISBN 7-5317-0142-1/I·143 定价：2.20元

出版前言

北方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埃里希·佛洛姆的《自我的追寻》，并嘱我为译本作一小序。对于佛洛姆我可说毫无研究，但以为介绍他的这部力作对我国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颇有意义，便硬着头皮应承了下来。

佛洛姆是一位久享盛誉的西方心理学家和社会哲学家，1900年3月23日出生于德国。1933年因逃避国内纳粹政权迫害迁居美国，1980年3月18日去世，享年八十岁。他是新佛洛伊德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毕生致力于将精神分析原则应用于社会病的治疗，潜心探讨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及其相互影响，取得很大成就。早在1922年，当他从海德堡大学取

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便在慕尼黑大学和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训练。起初，他原是佛洛伊德的追随者，但不久便在无意识驱力的问题上，以及由于偏重无意识驱力而忽视社会因素在人类心理学中的作用的的问题上，同佛洛伊德的偏见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他提出了个体的人格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学的产物的重要见解，在学术界赢得了声望。

佛洛姆于1934年抵达美国。这时他已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青年心理学家了。在这里他同正统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继续展开争论，逐步取得越来越重要的，甚至是支配性的学术地位。1934年至194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后来又先后在本宁顿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纽约大学等地任教授，并从事著述，直至去世。重要的著作有《逃离自由》（《The Escape from Freedom》，1941），《自我的追寻》（《Man for Himself》），《健全的社会》（《The Healthy Society》，1955）等。

佛洛姆在坚持精神分析原则的同时，始终认为对于人的基本社会需要的理解是理解人类自身的基础。但他对人的基本社会需要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的心理学系统中，联系、超越、寻根、认同、定向这五种在他看来是主要的社会需要，被描述成健康个体发展的基础。由于社会体系中存在着各种限制，要想在同一时间里满足全部需求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需求之间便会发生冲突。当联系或归属的需要产生时，个体的认同感便会起作用；当独特的人格形成时，它从周围群体中孤立出去的情况便会增长。而无论个人或是社会，都必然只能选择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来加以实现。

佛洛姆认为形成中的个体应该能够选择自我的发展道路，并通过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使自己与外部世界协调一致。然而他在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中却发现人们选择的道路往往是恰好破坏了个体自由与个人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之间的纽带。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正是这样的。这就是他在《逃离自由》一书中的主要思想的概括。

如果说佛洛姆在《逃离自由》中主要是提出了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人如何逃避自己和逃避自由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在继其后而写作的《自我的追寻》中，则着重于讨论实现人的自我和潜能所涉及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的问题。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人性与其性格，认识到其中存在着深刻的甚至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危机。他把这叫做人性与性格的“二分律”。作者试图把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引入自己对人的分析，并把人性与性格中的矛盾划分为“生存上”的矛盾与“历史上”的亦即社会的矛盾这样两类。作者宣告了人类在解决前一类矛盾时的无能为力，并把解决后一类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客观和正当”的伦理道德的基础的建立上。为了给这种伦理道德找到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作者分析批判了卡尔文、马丁·路德、康德、史迪那、尼采等人的伦理观念并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是无我 (self-renunciation)，也不是自私 (selfishness)，而是爱己 (self-love)；不是否定个人，而是肯定真正的自我。人要想对价值获得信心，则需要了解他自己，以及了解他的本性是否具有向善和自发创造的能力。”他还分析了“爱己”与“利己”的区别，以求自己的理论更能体现“人类

的道德力量”。

佛洛姆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健全的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作者认为，现存的一切社会，都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作者在书中阐发了他那心理学上的完美的社会理想，希望通过社会上亲如兄弟般的联结以维系个人归属感的同时，也能允许每一个人满足个人的需要，而相互关系的需要将是一种创造性的影响，它不会象极权社会那样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在《自我的追寻》中，佛洛姆摒弃了佛洛伊德学说中关于人性和性格的许多片面的、极端的理论，正确地提出了性格形成受社会及文化形态影响的观点，同时又将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以及同一文化里的每一个人的性格加以区别，无疑对我们认识性格、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他对于性格心理类型的划分及其成因的分析有着十分精辟的见解，颇为耐人寻味。正因为他对佛洛伊德的学说有着透彻的研究，他对佛洛伊德的批判也就更值得我们重视。

佛洛姆把精神分析的方法、社会文化分析的方法同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人及其“性格指向”作了十分有趣的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症结性问题，这些无疑将会为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艺创作提供许多有益的思考内容。然而他从理想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的“健全社会”的伦理方案，却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这也是我们不该不予以注意的。

徐昌翰

1988年元旦于哈尔滨

前 言

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逃避自由》(The Escape from Freedom)的续篇。在《逃避自由》一书里，我就现代人如何逃避自己和逃避其自由加以分析；在本书里，我则讨论为实现人的自我和潜能所涉及伦理规范及价值的问题。因此，本书内容难免须重新提出《逃避自由》一书中所述的某些观念，有关这方面我虽然已尽量予以扼要讨论，但无法完全免除。在“人性与性格”一章里，我提出了“人格学”方面的论题而为前书所没有的，同时只是简略地提到前书所讨论的各项问题。读者如果希望明了人格学的完整轮廓，这两本书都必须阅读，但是仅为了了解本书并无此需要。

许多读者可能觉得很奇怪，一位精神分析家也讨论伦理学问题，尤其是主张心理学不但应该揭露虚假的伦理判断，而且也应该建立客观和正当行为规范的基础。这种主张与现代心理学所强调的“适应”而非“善行”以及偏重于伦理相对论的普遍趋势恰恰成为对比。依我从事于精神分析医疗所获的

经验，我愈加相信伦理问题无论在理论上或在治疗学上都不能忽略对人格的研究。我们所作的价值判断决定我们的行动，而且这些判断正确与否对我们心理健康和幸福攸关至巨。仅将判断视为许多潜意识和不合理欲望的合理化——虽然也可以如此——会使我们对整个人格结构的了解受到限制而且发生歪曲。在最后分析中提出神经病本身就是道德败坏的征象（虽然“适应”决非道德上成就的征象）。在许多情形下，一种神经病症状就是道德冲突的表示，而在治疗方面是否成功端赖对这个人的道德问题的了解和克服。

心理学与伦理学分立是晚近的现象。以往的伟大人本伦理思想家们（本书系以他们的论著为依据）都是哲学家兼心理学家；他们相信对人性的了解以及对其价值与生活规范的了解是相辅相成的。在另一方面，佛洛伊德(Freud)和他的学派虽然因发现不合理价值判断而对伦理思想的进步有非常宝贵的贡献，但关于价值问题却持着相对论的主张，这种立场不但对伦理理论的发展，而且对心理学本身的发展均有不良的影响。

关于精神分析的这种趋势，最显著的例外要算是荣格(G. G. Jung)了。他看出心理学及精神治疗与人类在哲学及道德上的问题有密切关系。但是，虽然这种认识的本身是极端重要，但他在哲学上只是不赞成佛洛伊德观点的一种反应，而不能做到超越佛洛伊德的范畴而建以哲学为中心的心理學。荣格认为“潜意识”与神话已成为实体直觉的新渊源，只是因其本源系属不合理而被假定为比合理的思想优越。西方一神教以及印度与中国的伟大宗教之所以发生力量就是因为

谈到真理问题，同时宣称他们宗教是真正的信仰。这种信念虽然常常引起狂热的反对其他宗教，同时也使信徒以及反对者们养成对真理的崇敬。荣格对任何宗教都加以折衷的赞誉而放弃追求他自己理论中的真理。任何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任何神话或信条，对荣格来说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关于宗教方面他是一个相对论者——他所极力抗争的是否定而非肯定的合理相对论。这种无理性主义（不管是否隐藏在心理学、哲学、种族或政治方面）并非进步而是复古。十八及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相信理性，而是因为它的概念狭窄。只有藉更丰富的理性和不懈的追求真理，才能够纠正偏于一面的理性主义——不是一种假宗教的教化主义。

心理学既不能与哲学及伦理学分立，也不能与社会学及经济学分离。我在本书中所强调心理学方面的哲学问题，并不意味着我相信社会经济的因素较不重要；这种偏重于一面完全是考虑到本书内容的表达问题，同时作者希望再出版一本关于以精神和社会经济因素为重点的社会心理学。

从事于观察不合理追求的执拗性和倔强性的精神分析家，对于人的自制和挣脱不合理情欲枷锁的能力似乎抱着悲观的看法。我坦白地说，在我从事精神分析工作当中越发被相反的现象所感动：被人追求幸福和健康的力量（这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所感动。“治愈”就是要排除那些阻止幸福和健康的障碍。诚然，我们不必担忧有这样多神经病患，因为大部分人尽管遭遇到许多逆境的影响，但都是相当健康的。

有一点要提出说明的是，今天有许多人都希望心理学的书籍能够告诉他们如何达到“幸福”或“心境安宁”方面的秘

诀。本书并没有这类的忠告，而是在理论上澄清伦理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其目的在使读者从根本上检讨自己而不是在表面上安抚自己。

E·佛洛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问题	1
第二章 人本伦理：生活艺术的应用科学	6
一、人本伦理与极权伦理	7
二、主观伦理与客观伦理	12
三、对人的研究	16

四、人本伦理学的传统	20
五、伦理学与精神分析学	24
第三章 人性与性格	33
一、人的情境	34
1. 人在生物学上的弱点	34
2. 人在生存上与历史上的二分律	35
二、人格	43
1. 脾性	44
2. 性格	46
a. 动态的性格观念	46
b. 性格的类型：非自发创造性指向	52
(1) 接受指向	52
(2) 剥削指向	54
(3) 储积指向	55
(4) 市场指向	56
3. 自发创造性指向	69
(a) 一般特性	69

(b) 富于创造性的爱和思想	79
4. 社会化过程中的指向	88
5. 各种指向的混和	92
第四章 人本伦理的问题	101
一、自私、爱己与利己	102
二、良心，人的自我呼唤	119
1. 极权的良心	121
2. 人本的良心	133
三、享乐与幸福	145
1. 以享乐作价值的标准	145
2. 享乐的种类	154
3. 手段与目的问题	161
四、信仰是性格的特征	165
五、人类的道德力量	177
1. 人类性善抑性恶?	177
2. 压抑与创造	189
3. 性格与道德的判断	193

第一章

问 题

当然，知识是灵魂的食粮。可是朋友，我们必须注意，讲授伦理学的人都夸赞他所卖的东西，也象批发或零售肉体食粮的商人一样，不会欺骗我们。不过他们却不分好坏地夸赞其所卖的货品，而不知何者真正有益，何者真正有害，顾客之中除偶尔有内行人或医生外，也是茫无所知。同样的，那些满腹经纶周游各地向求知者批发或零售知识的人，无不卖瓜说瓜甜。朋友，假如他们大部分实在不知道知识对灵魂的影响，我并不引以为奇；他们的顾客除非恰好是灵魂的医生，也同样茫然不知。因此，假如你能分辨善与恶，就可以安全地购买普洛塔高勒斯（Protagoras，系公

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译者）或任何人的知识，否则的话，那么朋友，就须住手，不要靠碰运气而危害你宝贵的利益，因为买知识的危险性远比买食物的危险性大得多……

——柏拉图(Plato, *Protagoras*)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自豪与乐观精神代表了西方文化的特色，自豪的是，人借着理性去了解 and 征服自然；乐观的是，它实现了人类最热切的希望，也就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求了最大幸福的成就。

人之所以自豪是有其道理的，因其具有理性而创造了物质世界，它的实在甚至超过了神话中的幻境和乌托邦理想世界的梦想。人驾驭了自然的力量而使人类获得优裕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虽然有许多目标尚未达成，但这指日可待，同时生产问题——也是过去的问题——在原则上已获得解决，这是勿容置疑的。现在，人能够认识人类团结一致共同征服自然的构想，不再是一种梦想而是可以付诸实现的，这种认识也是历史上所未有的。人难道不认为他是值得自豪而且对人类的未来具有信心吗？

然而，现代的人却感到惶恐不安而且越发徬徨失措。他虽然拼命地工作力求上进，但是对自己一切活动的徒劳无功却茫无所知。虽然他对处事的能力增进了，但对个人生活、对社会却觉得力穷心拙。人虽然创造发明了种种新的、更佳的方法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了那些错综复杂方法的迷津

中，而未能觉察到这些方法只有实现人的目的才有意义。人虽然成为大自然的主宰，但却沦为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机器的奴隶。人对一切事物虽然具有丰富的知识，但却忽视了人类生存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诸如人是什么，他应该如何的生活以及如何发挥其所秉有的无比能力而予以富于创造性的运用。

现代人类的危机不但导致希望的黯淡，而且也引致曾经促进政治、经济进步的开明思想的消敛。真正的进步思想反被称为幼稚的幻想，而完全对人缺乏信心的“现实主义”却大行其道。崇高的思想及人的权能虽然曾给予人类力量和勇气而达到最近几世纪来的伟大成就，但是这种思想现在却被我们偏要走向认定人的根本无能和卑微的旧路所左右。这种思想已有毁灭我们文化发展根源的趋势。

开明的思想教导人们信赖自己的理性，以它作为建立正确的道德规范的圭臬；同时教导人们对善与恶的明辨须依靠自己，而不需依赖天启和教会的力量。开明思想的真谛是“勇于求知”，它具有“信赖自己的知识”的含意，同时已经成为现代人们一切努力和成就的一股激励力量。由于人类对自主和理性的存疑日增，使得人们既无法得到天启又缺乏理性的引导，于是产生了是非莫辨的现象。接受相对性的见解而认为价值的评断和道德的规范纯属爱好或偏爱，而且在此方面无法予以客观的正确说明。但由于人类缺乏价值和道德规范就无法生存，这相对性的见解易使人类朝向不合理性的价值标准方面去追求，使得人类不得不回到希腊开明时代、基督教世纪、文艺复兴以及欧洲十八世纪之启蒙运动所曾经需